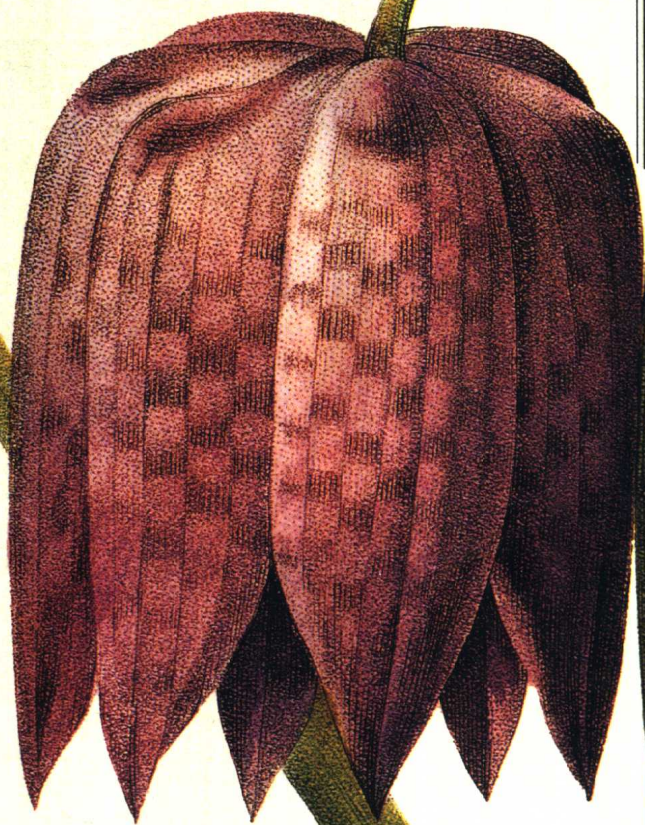


世界最伟大的图谱丛书



自然博物馆



179 幅世上最杰出的花卉图谱

300 多年来各大博物馆

与欧洲君王珍藏的绝本

The Flowers

花卉

[荷] 斯奥道勒斯·克拉迪斯

[法] 皮埃尔-约瑟夫·雷维

[英] 约瑟夫·达顿·胡克

[英] 约翰·林立

[德] 艾米·邦普兰德 / 等绘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Flowers

花卉





世界最伟大的图谱丛书

The Flowers

花卉

[荷] 斯奥道勒斯·克拉迪斯

[法] 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

[英] 约瑟夫·达顿·胡克

[英] 约翰·林立

[德] 艾米·邦普兰德 / 等绘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卉 / [荷] 斯奥道勒斯·克拉迪斯等绘.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2

ISBN 7-5613-2581-9

I. 花… II. 斯… III. 花卉—绘画—作品集—世界

IV. 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4055 号

图书代号: ZH262100



紫图自然博物馆

丛书策划 / 紫图文化

总编辑 / 黄利 策划总监 / 万夏

图片撰文: 王媛 陆萍萍

责任校对: 赵卫平 汪可友

装帧设计 / 万夏

排版制作 / 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

制作总监 / 鞠倚天

电脑扫描 / 陈先栋

电脑排版 / 孙志强

技术监督 / 孙志强

花卉

[荷] 斯奥道勒斯·克拉迪斯

[法] 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

[英] 约瑟夫·达顿·胡克

[英] 约翰·林立

[德] 艾米·邦普兰德 / 等绘

责任编辑 / 周宏

装帧设计 / 万夏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瑞宝画中国画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5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 6.75 字数 / 60 千字

印数 / 1-3,000 册

书号 / ISBN 7-5613-2581-9/S · 11

定价 /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录

引言

如何使用本书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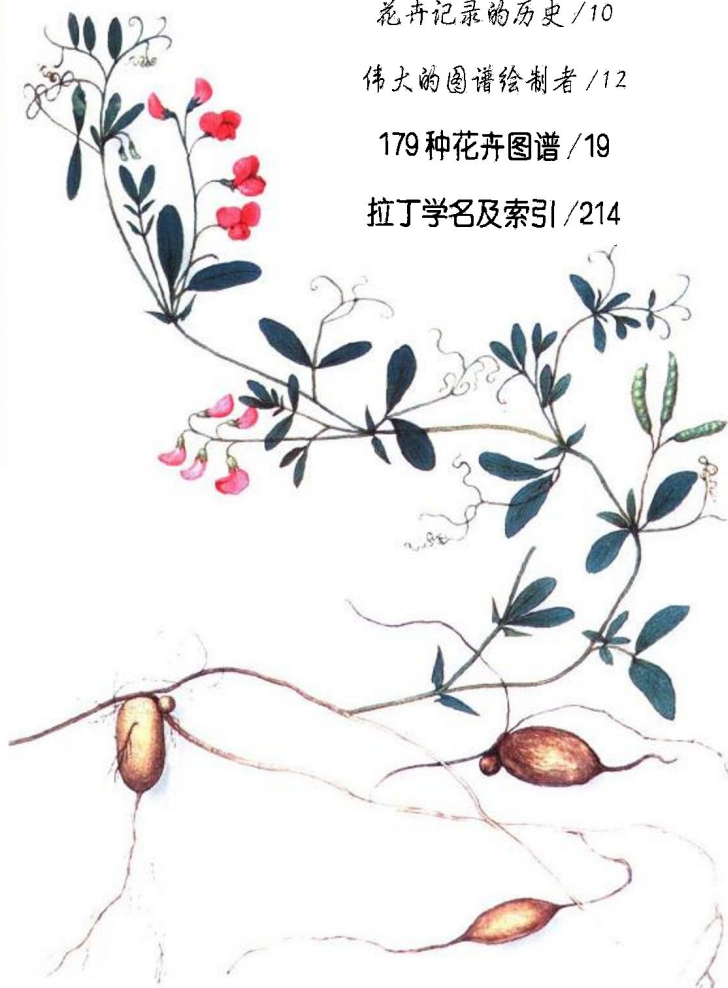
伊甸园证据 / 7

花卉记录的历史 / 10

伟大的图谱绘制者 / 12

179 种花卉图谱 / 19

拉丁学名及索引 / 214



如何使用本书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花卉和花卉图谱的简短说明,即各花卉的中文及拉丁文学名、俗名、科属、原产地;花卉的特征和特性描述。但其中某些花卉的俗名未做介绍,这主要因为该花卉较少见或者其学名已经为人熟知;缺少原产地资讯的花卉则主要因为它们多为一些园艺培育品种。下面则选一典型页面以说明各条目是如何组织的。

图谱绘编者的原名、中文译名及生卒年月。其中“?”表示确切信息还有待研究确认。

图谱出处及该书集结出版的年代。

图片
西方各年代融不同艺术风格及科学研究价值为一体的花卉图谱。

图谱中花卉的中文学名、拉丁学名、中文别名、植物所属的科属名及原产地。



牡丹 学名: *Paeonia moutanensis* 别名: 鹿蹄、木芍药 曹州牡丹 原产地: 中国

牡丹在中国有1500年左右的栽培历史,为毛茛科属的灌木。花色有红、白、粉、紫、绿等,经多年的人工培育品种极为丰富。牡丹花姿优美,色泽艳丽,号称“国色天香”、“花中之王”。唐代时西传欧洲,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观赏植物。1789年牡丹第一次出现在欧洲近代的皇家植物园中,拿破仑之妻约瑟芬也为牡丹之美所折服。甚至在战乱时期仍不忘栽培牡丹。

链接
根据链接页码可查询本书中的其他相关植物。

图鉴内容

以科学严谨的文字描述花卉的特征和特性,生动简明地讲述鲜为人知的传说、发现及栽种历史等花卉背后的故事。

本书色彩样板

本书在介绍花卉时,其色彩的描述依据了自然状态中的颜色和图谱绘制者的原著。其印刷后可能出现的色彩偏差可参见右图所示色彩样板进行校订。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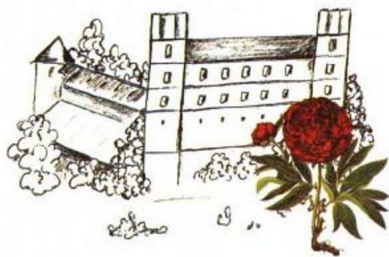
伊甸园证据

16世纪，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德国南部艾希施泰特市贵族出身的约翰纳·康拉德·冯·杰明根主教制定了一个宏伟计划：搜集地球两极间所有知名植物建造一个大花园，再现上帝的奇迹——伊甸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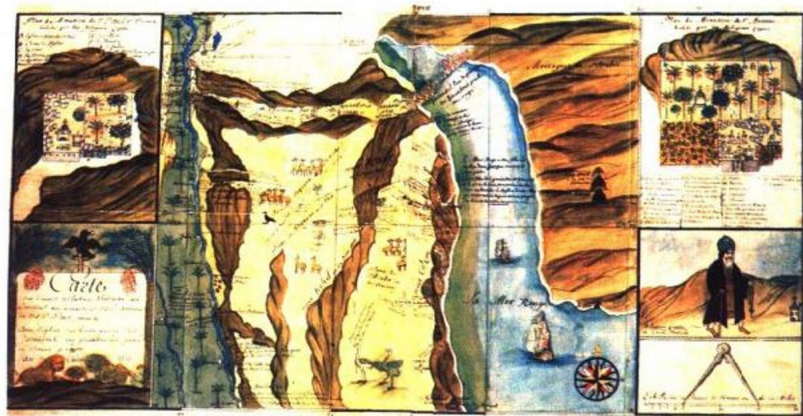
这个充满激情的计划体现为当时最庞大的工程：一条小河环绕的山上，八个花园组成皇冠形状的花园，花园里栽满珍稀花卉。花园完工后，成为阿尔卑斯山北部第一大植物园。这座充满象征意义的花园，表达了人类永恒不变的伊甸园梦想，还将对花卉的赞词吟唱到了蔚蓝的高空。从那时起，人们便相信世界上的花儿是伊甸园存在的证据。

德国主教能够通过阿姆斯特丹及安特卫普的商人找寻新奇的郁金香、壮丽贝母、胡椒、莴菜以及“秘鲁奇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品种，并最终梦想成真，受益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丰硕成果。

1409年，湮没千年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被译为拉丁文，“大地球形说”被广泛传播，成为15-17世纪西方地理大发现运动的理论依据。开始是众多胆大妄为的冒险者，从遥远东方归来，摇身变为腰缠万贯的上等人。接着是科学家、宗教



冯·杰明根主教宅邸的示意草图，主教花园就位于这座城堡内。这座城堡位于德国南部艾希施泰特市的山坡上，阿尔特米尔河环绕着它。如今仍有世界各地的游人在它荒废的遗址上寻访昔日“人间伊甸园”的盛况。



“发现世界时期”的欧洲人极其热衷于探险和旅行过程中记录他们所见到的动植物品种。图为18世纪初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埃及按《出埃及记》的路线绘制的地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他仔细描绘的每个地区的动植物种类情况。

家、军事家们的船队绕过非洲海岸，远行至远东诸岛。他们开辟的航线首先成为欧洲贸易和掠夺之路，也为西方人的视野打开了思想解放之路，永远结束了世界主要文明相互隔绝的局面。他们飘洋过海取回新世界的珍奇和知识，其中就有主教花园里的绝大多数花卉品种。身着红衣的德国主教，一心要再现上帝的伊甸园，或许已领悟到伊甸园存在的证据散落在世界各地，包括那些欧洲教会所未触及的遥远地方。

地理大发现中期出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主张人而非上帝是人类行为的核心，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进步以及人文精神的增长，更加强了人类自行了解和征服自然的信心。对植物的明确分类，专门的植物图谱技法，正是在此时得以形成。花园建成后，杰明根主教聘请最优秀的画家来纪录这些植物，要求他们尊重这些“上帝钟爱之物”，严格按照植物本身的尺寸、色泽以及无形圣灵通过枝叶表现出来的微妙气韵，一丝不苟地给予记录。对上帝造物的尊重所要求达到的效果，须以当时新兴的植物图谱技法才能达到，宗教的虔诚与科学的严谨首次在这里完全吻合。这些和原

物种大发现



15世纪末，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从美洲归来时为欧洲人带来了右边这幅图中所描绘的新大陆：强悍原始部落土著人、美丽的风景和稀奇的植物。

如左图所示，美洲的花卉和欧洲花卉间的差别之大，更甚于两地区人种的差异。“地理大发现”中首度发现的美洲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许多植物和花卉是欧洲大陆从未见过的。大开眼界的欧洲人立刻投入了狂热的物种大发现与大收集之中。





这幅15世纪后期制作的世界地图正式记载了葡萄牙航海家们最新的地理发现，其中准确描绘了非洲和巴西海岸的轮廓，以及哥伦布在西印度群岛的发现。一个西方发现世界的时代正在拉开序幕。

物等大的绘画完成后，他又聘请奥格斯堡及纽伦堡十多个雕刻师和130个工人将原画转到精美的、黑白分明的铜板上并印制成书。整本书，共用了367个铜板，描绘了花园内1000多个花卉品种。

最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这本书得以广泛流传之后，史记确凿的杰明根主教花园的花卉竟神秘地消失了。传说，这个花园泄露了太多伊甸园的秘密，而尚未被救赎的人们如果拥有这种秘密，将会受到伤害，所以造物主便让花儿们凭空消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究留下了这些图片。

你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其每一张图片，都已以数十种语言，数百种版本连续三百年流布世界各地。它不仅包含了杰明根主教花园的主要作品，更汇集了300年来为所有重要的植物图谱画家的作品。比如雷杜德，他笔下的花卉已经成为西方工艺品、日常生活用品上的通用图案。这些作品，代表着植物图谱绘画专业的最高水准，至今未被超越。

这本书是人类最有活力的时期，蓬勃发展的科学、无穷探索和冒险精神所催生的产物。它包含着科学的专业精神和神圣之爱，融最虔诚思想和最高超技艺于一体，这种最终导致天才作品出现的融合惟有内心装有伊甸园者才办得到。



比较原物看着这些画，你会惊奇人类的杰出之士再现神奇美丽的能力。这种再现，正如佛祖的“拈花之悟”，迅速而直指人心：花朵开放的形象直接导致心灵的解放。

任何时候，请看看伊甸园曾经存在的证据，并因此焕发对生活的信心。

繁忙的里斯本码头上葡萄牙人的探险船即将出发。16世纪的里斯本是远航非洲的中心。

花卉记录的历史

花卉，富有生机、娇艳妩媚、飘香却转瞬即逝，关乎生命、美、死亡的主题皆蕴于小小的花枝之上。所以处于时光隧道中的人们从不放过任何一次令这些精灵永生的机会。从古老的克里特人岩石上的壁画，到波提切利那众神集聚的春日田野，追随着象征纯洁的百合，由自恋的那喀索斯堕水化成的水仙，我们依次走过了罗马帝国时代、哥特时代、文艺复兴时代……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花儿所带给我们的欢乐、和谐、幻想、神秘感以及生命的启示，她那细密的枝叶已经与人类的生命紧紧地交缠并融合。



公元前
九〇〇年

克里特文明极其偏爱以自然造物作为装饰艺术的主要内容。图为公元前1900年克里特人绘有百合的风景画。



公元前
一四〇〇年

这幅公元前1400年的墓室壁画生动展现了古埃及的花园：水池周围种植椰枣、欧伤牛草等果树，池中忘忧树（莲花）开放。埃及人崇敬莲花，把它看作是再生的象征。每天黎明它们从水中升起，展开花瓣，迎接拉神的到来。

上古时期

中古时期



公元前
一四〇〇年

在古埃及，将花卉抽象为图案的装饰画随处可见。在这幅墓室壁画中，狩猎的主人和他的家人乘坐的船在纸莎草间穿行，他的妻子、女儿手捧莲花，船上也装满收割的莲花。



公元前
一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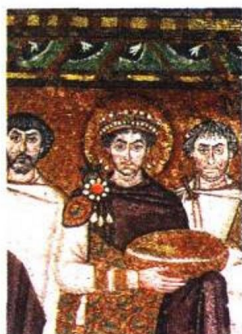
800年前的伊斯兰植物著作中的花卉形象。



公元
一世纪

这幅罗马帝国时期的壁画，清楚地表明罗马人认为花卉与少女一样，象征着青春与生命。

公元六世纪



形式经过高度浓缩的花卉为珠宝设计提供了范本，类似的设计形成了拜占廷时期极富特色的装饰艺术风格。

在宗教故事为主题的诸多绘画作品中，常能见到花卉的身影，这幅1333年绘制的《天使与圣母领命》中，百合就被用来象征圣母的纯洁。



公元一三三三年

公元八〇〇年



在公元800年《凯尔斯祈祷书》中，人们已经开始用变形、抽象的花卉图案做为陪衬装饰书页。

中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



公元一四一二年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多以花卉的生动描绘带出自然与希腊传统的精髓，在这幅波提切利的《春》中，人物的衣服上、发间、地上随处可见栩栩如生的花朵。



公元一六四五年



公元一九〇三年

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许多关于花卉的动人传说。这幅绘画表现的希腊传说也许是最著名的一个：美少年那喀索斯因迷恋自己水中的倒影不能自拔，最后堕水而亡并化作了美丽的水仙。

这幅扬·德·海姆的《瓶花》（约1645年）是巴洛克和洛可可时代最典型的花卉静物画。欧洲画家所描绘的静物切花，都喜欢将死亡的寓意暗含其中。

伟大的图谱绘制者

系统地描绘和记录花卉的花卉图谱最初几乎都是以药理学的面目出现的。现存最早的花卉图谱是公元1世纪的希腊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所著的《药物论》(Codex Consantinopolitanus),作为一本医药著作,即使在其出现的1500年后仍被医生及博物学者奉为圣典。

在历史上,花卉图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被当作教学和医学研究资料,学生及医生依靠它们来按图索骥。德国的“草药学之父”奥托·布朗菲尔斯(Otto Brunfels, 1489-1534)、希罗尼默斯·鲍克(Hieronymus Bock, 1498-1554)与林恩哈特·法奇(Leonhart Fuchs,



迪奥斯科里德斯和学生。



迪奥斯科里德斯在公元1世纪绘制的这种叫刺山柑的植物图谱,是西方现存的最早的草药图谱中的一幅。



奥托·布朗菲尔斯(Otto Brunfels, 1489-1534)

此图为奥托·布朗菲尔斯《本草图谱》内文中的一页。

曾是瑞士伯尔尼市的一名普通医生,他于1532年出版西方的第一本毕肖原物的插图科技书——《本草图谱》,这奠定了他在植物学及图谱记录史上的地位,他也因此被誉为“草药学之父”。



希罗尼默斯·鲍克
(Hieronymus Bock, 1498–1554)

在他于1532年编著的一本资料翔实的草药著作中，也同时加进了大量的木版画，更因其奠定了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基础，世人便将他与奥托·布明菲尔斯、林恩哈特·法奇誉为“医药学之父”。



林恩哈特·法奇 (Leonhart Fuchs, 1501–1566)

一生除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和论文之外，他的又一开创性的工作是在1543年出版了第一本系统描述药用植物并进行科学命名的德语版著作《新草药手册》，而为纪念他，人们便以他的名字为灯笼海棠(fuchsia)命名。图为法奇的助手正在绘制花卉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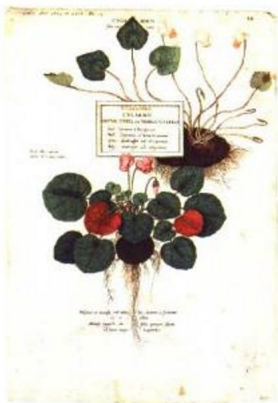
巴塞利乌斯·百斯勒 (Basilius Besler, 1561–1629)

他是建造主教花园的主持者，他曾是纽伦堡的一位药剂师和内科医师。百斯勒接受当时市议会的委托为花园搜集植物并负责筹措为花园中的花卉绘制图谱的工作。主教死后百斯勒还将图谱编辑出版，使得花园的形象更加持久地保存下来。

1501—1566)、都曾对花卉进行过汇总,并都在介绍花卉时随附了珍贵花卉图谱。布朗菲尔斯1532年的著作《本草图谱》则是西方的第一本有写实花卉图谱的植物专著,并且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出现了用附图辅助介绍花卉的方法。而鲍克的著作《New Kreütterbuch》也在继朗菲尔斯后的1539年间世。

法奇的《新草药手册》也于1542年出版,这是当时用德语写作的第一部系统地描述药用植物并对其进行科学命名的著作,在整个花卉图谱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开创性,该书内容近900页,对每一种植物都用了一整页加以说明,并附有511幅木版画。

他们的作品对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加之当时正值“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期,尽搜全球物种的勃勃野心使得欧洲出现了一大批财力惊人的植物收集者和园艺家,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世界各地的花卉植物并进行专门的栽培和记录。更有狂热者亲身到



斯奥道勒斯·克拉迪斯 (Theodorus Clutius, 1546—1598)

他曾在荷兰北部的富登大学负责教学及照料该学校医药教学用的花园,后来他转而专职为花园中的植物制作档案。到去世时,他共留下了4000个植物标本以及六本关于各种植物花卉的写生册子,使得他在16世纪草药研究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尼古拉斯·罗伯特 (Nicolas Robert, 1614—1685)

从1630年开始,尼古拉斯·罗伯特便开始对法国皇室花园中的花卉进行记录,到了1635年,法国皇帝路易十三塞纳河畔的植物园落成后,受皇室任命罗伯特开始记录这一花园中的花卉。尼古拉斯·罗伯特一生绘制大量精美的花卉图谱,并留下了许多图谱的草稿,成为花卉图谱研究工作的珍贵资料。



玛利亚·辛伯拉·玫利安 (Maria Sibylla Merian, 1647—1717)

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出版商家庭的玛利亚·辛伯拉·玫利安,在当时算得上思想前卫的妇女,她曾创办妇女学校教授绘画,并为所有爱花的人创作了许多生动、艳丽、逼真的花卉图谱。而她作品中令人叹服的先锋技艺,使得人们给予她极高的赞誉。





尼古拉斯·约瑟夫·冯·杰奎恩 (Nikolaus Joseph von Jacquin, 1727–1817)

早在学生时代杰奎恩就远涉重洋，带回大量动植物及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而到其晚年又热衷于研究魔星花属植物间的联系。在80岁高龄的时候还出版一本研究魔星花的植物图谱，其植物研究历程一直延续到了耄耋之年，为花卉图谱及动植物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 (Pierre-Joseph Redouté, 1759–1840)

历史上公认的最杰出的玫瑰记录者。雷杜德的《玫瑰图谱》也被后人推崇为“玫瑰圣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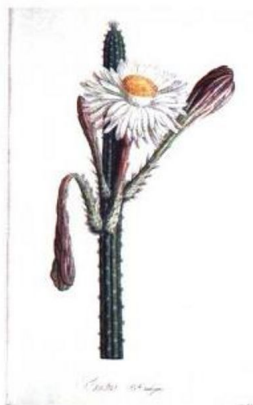
亨利·弗里德里希·林克 (Heinrich Friedrich Link)

于1797年，林克就开始了法国、葡萄牙一线为期两年的探险，他的这次欧美之行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植物，其中就包括图中所绘的远志灌木，为欧美植物研究增添了许多重要资料。



地球各个角落探险、猎奇、科考，所以在这三位植物学家之后涌现了大批花卉图谱的著作，记录了伴随地理大发现的物种大发现盛事。各类图谱的大量出现使得整个西方卷入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图谱阅读热潮。制作精美、描绘生动的花卉图谱，不仅是对各种新奇物种的系统整理和再现，更在其一丝不苟的不动声色中，记录了15世纪以来西方“发现世界”的狂喜。

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步，从19世纪晚期开始，花卉图谱摆脱了原来在各个著作中仅作为插图的附庸地位，其作为艺术品的鉴赏功能逐渐被忽略，而被主要用于科学研究，成为植物学论述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在花卉图谱中更多的加入了附图，运用解剖、分解等手段，甚至深入到微观世界对植物各个部分进行详尽描述。



艾米·邦普兰德 (Aimé Bonpland, 1773—1858)

他曾与德国著名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亚历山大·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8) 一起前往南美洲等地探险，共发现了约6000种植物，其中绝大部分为新发现。右图为邦普兰德(后)与洪堡在探险地。左图为邦普兰德描绘的热带植物大花蛇鞭柱。



约翰·林立 (John Lindley, 1799—1855)

植物学家约翰·林立不仅是伦敦皇家园艺协会的秘书，而且还是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他对培育植物有着浓厚的兴趣。著有玫瑰专著《玫瑰植物学历史专论》和《毛地黄专论》，对这些植物的组成、功用等进行了详实的描述。其中关于毛地黄的著作填补了当时该属植物的研究空白。



詹姆斯·贝特曼 (James Bateman, 1809—1897)

这幅花卉图谱的作者詹姆斯·贝特曼，以画兰、养兰闻名世界，在园艺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主要受约翰·林立影响，后出版过著名的《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兰花》一书，此书是研究兰花价值最高的书之一。在他逝世后，当时英国最权威的园艺杂志《园丁编年史》曾评价他为“19世纪园艺界最卓越的人之一”。

